

說“哭”、“笑”

贾磊¹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通过“哭”、“笑”二字的对比考辨, 运用《说文》及其他训诂材料考察二字的字形, 归纳整理各学者对于两个字的说法, 有形声说、会意说、移情说以及系联说。许慎主张“哭”字形声说, 段玉裁作注则认为从囧从犬的会意字, 后世的争论随即展开。对于“笑”字, 《说文》的解释也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笑”字缺乏更多更早的文献, 对于其字形的解构就难下定论。笔者查找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发现了“笑”字新的字形“苙”。并通过对“哭”、“笑”二字字形的辨析, 提出古人在造描述人的属性以及情感的字时, 更可能是用与人相关的字形, 推测存在更早的“哭”、“笑”字形, 同时也需要出土文献的佐证。

关键词: 哭 笑 犬 天 训诂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哭”、“笑”本是表示人类面部表情的情态动作, 却由于字形的构造, 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两个字表示的类属是相同的, 为何一字“上囧下犬”、一字“上竹下天”? 既然都是人的表情, 为何一字下有“犬”, 一字上有“竹”? 为何构字部件中有“犬”、“竹”等并不能直接用来解字的成分?

这是训诂学的研究范畴。训诂是为了解经, 以便让现代人能解读那些沉睡于地下的简牍帛书, 能了解古人究竟记录下了什么, 从而为历史的推演提供更多的细枝末节, 有时甚至是颠覆。

前人造字, 后人解之。造字的人(们)带着当时的眼光, 所造之字有着古老文明的内在逻辑, 而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孳乳、变异和分化, 如今已不再是最初的模样。解字的人们则用现世的思维, 或许适用、或许不适用那套逻辑, 目的总归是要复原文字的初始面貌以及历史演变。

本文以“哭”“笑”二字的字形为切入点, 运用《说文解字》以及各种参考文献, 对二字的构形进行说解, 并分析对于二字的形声说、会意说以及移情说、系联说等各家各派的说法, 以便对于该类字的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¹ 贾磊, 女,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14级在读研究生。

一、《说文》构形说解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义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下面先看一下两者在许慎《说文》中的构形说解。

1. “哭”的字形解构

《说文·哭部》：“哭，，哀声也。从𠬞，狱省声。凡哭之属皆从哭。”哭从𠬞部，《说文·𠬞部》：“𠬞，，惊呼也。从二口。凡𠬞之属皆从𠬞。”𠬞是惊呼喧哗的意思。徐锴《系传》：“哭声繁乱，故从二口。”

“哭”字意义与“𠬞”相关，许慎认为“哭”是悲哀的声音，并将其分析为形声字，这也是后世学者存疑并展开论述的焦点所在。许慎还认为，“𠬞”部下面是两个“犬”的“狱（犴）”的简省，笔者不能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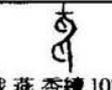
正如段玉裁按注：“许书言‘省声’，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载全字，指为某字之省…皆不可信。‘狱’故从‘犴’，非从‘犬’。而取‘犴’之半，然则何不取穀独條之省乎。窃谓从‘犬’犴之字，如‘狡’、‘獠’、‘狂’、‘默’、‘猝’、‘猥’、‘姍’、‘猥’、‘獠’、‘狀’、‘孺’、‘狎’、‘狃’、‘犯’、‘猜’、‘猛’、‘狃’、‘狃’、‘狃’、‘戾’、‘獨’、‘狩’、‘臭’、‘弊’、‘獻’、‘類’、‘猶’、卅字皆从‘犬’，而移以言人，安见非哭本谓犬嗥，而移以言人也。”段玉裁认为，如果不能解释造字的本意（如为何“秃”从“禾”）以及不能知晓用字的本义（如“哭”从“犬”），可以将“哭”入《犬部》从“犬”、“𠬞”会意成字，之后用来形容人，因此《哭部》应当在《犬部》之后。

单从一个“犬”字无法得出字形中是两犬简省得之，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哭”是从“犬”，移以言人。段玉裁的注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说文新证》中收录了5个哭字的字形、14个犬字的字形、10个夭字的字形、14个大字的字形，如下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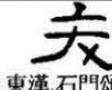
【哭字字形表】

 1 戰國·楚·郭性 30 (張)	 2 秦·睡日甲 29 背 (張)	 3 西漢·縱橫家書 39 (篆)
 4 西漢·武威簡·服傳 4 (篆)	 5 東漢·孟孝琚碑 (篆)	

【犬字字形表】

				
1 商.甲 1023 (甲)	2 商.甲 1503 (甲)	3 商.乙 6141 (甲)	4 商.成副鼎 (金)	5 周早.史戰鼎 (金)(獻)
				
6 春戰.侯馬 (湯)	7 戰.齊.陶壘 3.65	8 戰.燕.壘壘 1675	9 戰.燕.香續 102(湯)	10 戰.晉.貨系 109
				
11 戰.楚.包 6(楚)	12 秦.十鐘 3.34	13 秦.五十二病方 (篆)	14 東漢.孔獻碑 (篆)	

【夭字字形表】

				
1 商.後 2.4.13 (甲)	2 商.甲 2810 (甲)	3 商.亞般爵 (金)	4 戰.晉.壘壘 911	5 戰.晉.壘壘 1965
				
6 戰.楚.帛乙 5.23 (楚)	7 秦.睡.日甲 59 背 (張)	8 西漢.老子甲後 346 (篆)	9 東漢.石門頌 (篆)	10 東漢.夏承碑(篆)

【大字字形表】

				
1 商.甲 387 (甲)	2 商.粹 112 (甲)	3 周早.大保鼎 (金)	4 周晚.猷簋 (金)	5 周晚.師同鼎 (金)
				
6 戰.齊.陶壘 3.620	7 戰.燕.壘壘 22	8 戰.晉.壘壘 (金)	9 戰.楚.太子鎬 (金)	10 戰.楚.曾 1 正(楚)
				
11 秦.泰山刻石(篆)	12 秦.陶壘 5.348	13 秦.睡.秦 17 (張)	14 西漢.春秋事語 10 (篆)	

对比以上字形表可以看出，“𠂔”下面的字形，在战国比较偏向大；秦国与西汉的文字则明显看得出是一个“犬”，西汉的犬像极了当今楷体的“犬”字。到了东汉，𠂔下面的字形与东汉时期“夭(夭)”的下半部分很像。而纵观“夭”字形演变的脉络，其上部的形体之间曲笔为一个短横，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它作为另一个字的构成成分，是否存在省简这一曲笔的情况呢？笔者认为是可以有的。但又解释不了，一个汉字的字形演变中，竟然存在三种可能性，是否是传抄的笔误。

2. “笑”的字形解构

再看笑字在《说文》中的分析。

《说文·竹部》：“笑，笑。此字本缺，臣铉等案：‘孙愐《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义。今俗皆从犬。’又案李阳冰刊定《说文》：‘从竹从夭，义云，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审。”据此可以看出，“笑”字从竹从犬难得其义，从

竹从夭不知依凭。

段玉裁注：“徐鼎臣说孙愐《唐韵》引《说文》云：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义。攷孙愐《唐韵》序云……《唐韵》每字皆勒《说文》篆体。”段玉裁认为这个字从竹犬是孙愐亲眼所见的，有事实根据，唐人也皆用此字。“《干禄字书》云：‘咲’通，‘笑’正。《五经文字》力尊《说文》者也，亦作‘笑喜也，从竹下犬’。《玉篇·竹部》亦作‘笑’。《广韵》因《唐韵》之旧亦作‘笑’。”“自唐玄度《九经字样》始先‘笑’后‘笑’，引杨承庆《字统》异说云‘从竹从夭’。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字统》每与《说文》乖异，见玄应书。盖杨氏求‘从犬’之故不得，是用改‘夭’形声，唐氏从之，李阳冰遂云‘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自后徐楚金缺此篆，鼎臣竟改《说文》‘笑’作‘笑’，而《集韵》、《类篇》乃有‘笑’无‘笑’，宋以后径籍无‘笑’字矣。”“又按：宋初《说文》本无‘笑’，铉增之，十九文之一也。孙愐但‘从竹从犬’，其本在《竹部》，抑在《犬部》。铉不能知，姑缀于《竹》末。今依之，恐有未协。准‘哭’从‘犬’求之，‘笑’或本在《犬部》，而从《竹部》之字之省声，未可知也。”

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中找不到“笑”，影印版的《甲骨文编》、《金文编》中也未收录“笑”。可见，不是千年以来“笑”的字形有变化，今人难以考辨，就是“笑”这个字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演逐渐形成的后起之字。

迄今为止，对于“哭”、“笑”二字，由于缺少出土文献材料的辅证，学者们对于这个字也是众说纷纭，难成一家之言。

二、形声说

1. “哭”字形声说

许慎认为“哭”是从𠩺，狱省声，是个形声字。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来，该说法难以服众。但是也不排除在许慎那个年代，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而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孳乳、变异和分化，用今人的眼光就难以理解古人的著述了。

2. “笑”字形声说

对于“笑”字形声说，主要有清代桂馥的“从竹从夭声”说、清代钮树玉的“从竹从犬，犬声”说、徐力承接刘钊的“笑”字文献考察提出了“从艸从犬，艸声”说。段玉裁和朱骏声都主张“从犬，竹省声”。

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与钮树玉的《说文新附考》中的“笑，喜也。”均引自唐代释玄应《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但该书两处《字林》引文并不相同。桂馥引该书卷三处“笑，喜也。字从竹从夭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也”。钮树玉引该书卷二十四处“笑，喜也。字从竹从犬声，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张虹倩（2012）认为《字林》引文纷繁错杂，互相乖异，主要原因可能是将“笑”和“笑”作为两个异体字来处理，而“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也”只是对“笑”从竹的解释，与“犬”和“夭”是形符或声符无关。

徐力还推测“笑”的字形演变轨迹为：笑字本义艸、犬构成，艸为声符，后世艸混同为竹，字形虽然近似，却失去了表音的理据，而犬本为义符，因其古文字字形近似于夭，而夭又恰恰与笑音近，于是就讹变为夭了。

朱骏声承接段玉裁“从犬，竹省声”进一步提出是“从犬，籀省声”。他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此字古皆从犬，本义为犬狎人声也，从犬籀省声”。但为何为“籀”，他也并没有能服众的辅证。

三、会意说

1. “哭”字会意说

段玉裁认为许慎在说解“哭”字是牵强附会，并提出“哭”是由犬、皿会意而成，移以言人，表示狗嗥用来言人的哭号声。笔者认为并不能如此理解，狗号并不一定表示人的哭号声，因为动物界中的声音语言有着内在的特点，比如不同种号叫可能表示不同信息的传递，悲伤的、高兴的、警示的、甚至是无意义的，怎么就会知道狗的号叫一定就是言人的哭声呢？实在难以服众。

不过，现缺乏更多更确切的文献证明，是否还有“哭”的更早字形，其下面不是“犬”，而是清晰的“夭”或是“大”或是“人”，这几个字形十分接近，有产生讹变的可能性。

2. “笑”字会意说

清纪容舒《唐韵考》中“笑，私妙切，鞞肖。按笑字《说文》云：‘喜也，从竹从大’。”大徐本《说文》则是“从竹从犬”，小徐本《说文》却是“从竹从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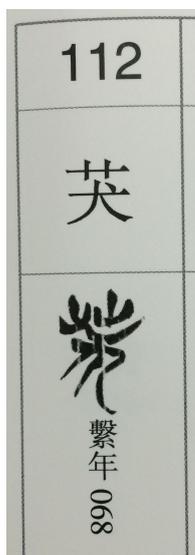
对于同一《说文》材料，转引考辨时却有不同的说法，对于定义“笑”字的六书解构，

产生了很大难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分析了“笑”由从竹从犬变为从竹从夭的原因及过程，自从唐玄度《九经字样》转引并接纳杨承庆《字统异说》之“从竹从夭”说，“笑”逐渐被接受并流传开去，而“笑”则在后世的经籍中逐渐消亡。而每当《字统》与《说文》乖异，则见玄应书，盖杨氏求从犬之故不得，是用改夭形声。

刘钊在《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中考察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都有“笑”字，从艸从犬。徐力（2006）在论及“狗怎么会笑”时指出，在近几年出土的楚简文字中，“笑”字尽管写法略有不同，但是字形都是上艸下犬。笔者在《战国文字编》中也找了“笑”的字形，如下：



笔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也找到了“笑”的字形为“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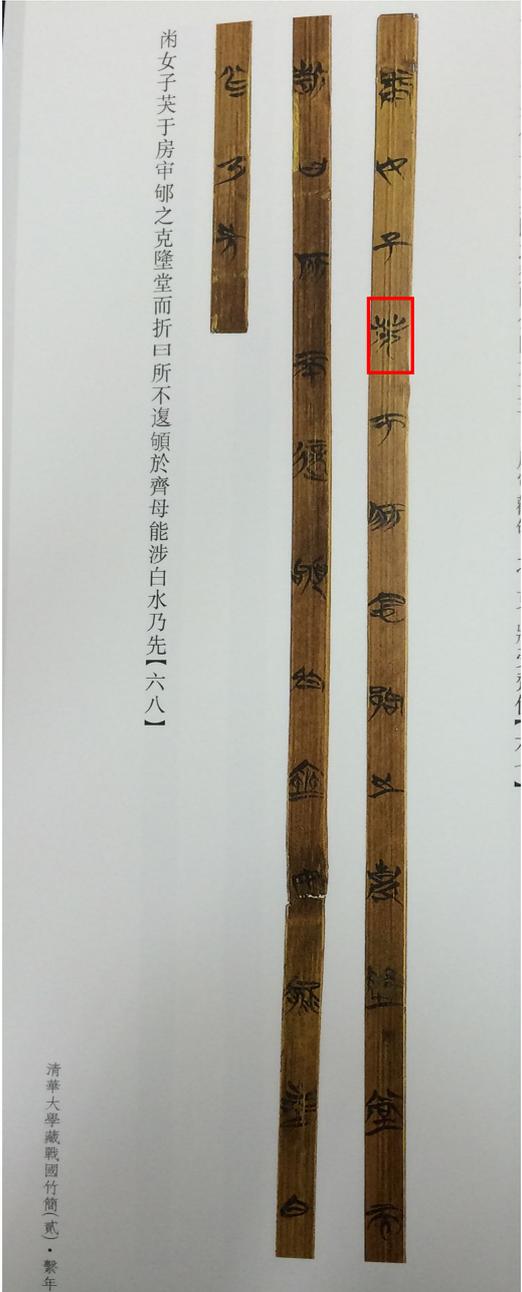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釋文】

晉滅景公立八年，隈（隨）會衛（率）自（師），會者諸侯于隘（斷）道（二），公命郕（駒）之克先鳴（聘）于齊（三），且（郕）郕（召）高之固曰（四）：「六六，今普元（其）會者諸侯，子元（其）與臨之（四）。」齊回（頃）公凶（使）元（其）女子自房申（中）觀郕（三）克（駒）之克，駒之克（將）受齊侯（六七）幣，女子英（笑）于房申（中）（五），郕（駒）之克墜（降）堂而折（誓）曰：「所不遠（復）頌詢於齊（六），母（毋）能涉白水（七）。」乃先（六八）歸（歸），還（須）者諸侯于隘（斷）道（二）（八）。高之固至蒲池，乃逃歸（歸）（九）。齊三辟（璧）夫（大夫）南董（郭）子，鄭（蔡）子，安（晏）子，子衡（率）自（師）以（六九）會于隘（斷）道（二）（一〇）。既會者（諸）侯，郕（駒）之克乃教（執）南董（郭）子，鄭（蔡）子，安（晏）子，以歸（歸）（一一）。齊回（頃）公回（圍）魯（二二），魯（三三）指（賊）孫（誓）近（適）（七〇）【晉求數（援）（三三）】。郕（駒）之克衛（率）自（師）救（魯），敗齊自（師）于蘓（靡）（并）（二四）。齊人爲成，以（勳）之，景（公）曰：「齊侯之來（來）也，（七二）老夫之力也（七三）。」（七三）

六十五【六六背】 六十六【六七背】 六十七【六八背】 六十八【六九背】 六十九【七〇背】 七十【七一背】
 七一【七二背】 七二【七三背】



芮女子英于房申郕之克墜堂而折曰所不遠頌於齊母能涉白水乃先【六八】

杨时俊(1999)同意“笑”的古字形其下“从犬”，但也指出：“笑”之上半部分既不是“卿”，也不是“竹”。“按照古《老子》的写法作，升庵《索隐》作或。稍一讹变便成了籀文的字，再变就成了小篆的（竹）。笔者赞同杨时俊对于“笑”字上部分的考释，较贴近于其历史演变；赞同段玉裁考据“笑”推演的时间顺序，认为“笑”字由“从竹从犬”变为“从竹从天”，并且前者早于后者。

四、移情说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解说笑，“此字古皆从犬，本义为犬狎人声也，从犬籀省声”。意思是说笑就像犬与人亲热狎玩时发出的声音。这一解说，正涉及了狗作为人类忠实的朋友，有令人愉悦欢笑的特殊属性。“笑”字从犬也有几分类似的含义。

徐力(2006)认为犬能表义是由于上古先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狗的亲密关系决定的。狗被古人视为“六畜”之一，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也是上古人们狩猎出行的好帮手。可以说人与狗的“朋友”关系是自古有之的。随后他举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例子，试图证明人们对狗的熟悉了解程度也远远超过一般动物，但是这个俗语所表示的意义却并不能如此被用来说明这一事实。“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喻不切实际的攀求过高的目标，好高骛远，终无成就，反成笑柄。亦喻仿效失真，反而弄得不伦不类。这一俗语无法表示人们对狗的熟悉程度，只能证明虎与狗的相似程度。人们与狗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除了一些事关生存的功利原因外，还有精神需求的因由。现代人并不需要狗来看家护院，养犬者却大有人在。成语有“声色犬马”，说的就是最能令人愉悦快乐的几种事物，而犬赫然置身其中。

狗是人类的依靠和快乐的来源，这或许也是段玉裁用犬释字，并移以言人的缘由吧。

五、系联说

许慎在著述《说文解字》时，运用据形系联的方法将 540 部首编排在一起。虽然其中部首与部首之间的系理据在今人看来难以理解，但是先人的智慧不是一蹴而就，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其中存在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更何况经历了经年累月地演变，我们已无法复原文字的本来面貌，只能借助古人的著述。

刘钊先生(1999)提出“哭”的前面是囧部，后面是走部，“囧”和“哭”是靠“囧”系联起来，“哭”和“走”则只有靠“夭”才能系联起来。而刘春语(2011)专文论述《说文》中“哭”、“走”两部的系联理据，认为两者是形义系联。“哭”下的“犬”字成为系联的关键，许慎对“犬”字说解中，提到了犬为大狗，善跑，以及“悬蹄”二字，因此，他认为，“哭”部与“走”部相连，是“走，从夭止”中的“止”与“悬蹄”的关联。两位学者分析“哭”字的形体结构就是两派，刘钊先生认为是“从囧从夭”，刘春语则认为是“从囧从犬”，据此分析部首系联时，也有不同的见解。孰是孰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结语

通过对“哭”、“笑”二字的考辨,当今学界对于其字形有形声说、会意说、移情说以及系联说四大派,主要是出土文献的缺乏,比如“笑”字的最早字形无从考辨,以及传世文献中的不同写法,对于确定“哭”、“笑”二字的字形解构产生了很大的难度。通读史料文献,心中也有几分明朗。汉字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孳乳、变异和分化之后,形成了今日的形体,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记录下语言最真实的面貌。纵使有诸般变化,总归还是有迹可循的。“哭”字主要围绕在“卍”下是否为“犬”,抑或是“夭”、“大”等字形。“笑”字可能有更早的字形,也可能是“从竹从大”、“从竹从犬”、“从竹从夭”、“从艸从犬”等其他说法。笔者推测,在描述人的属性以及情感时,古人不一定会采用“移以言人”的方式,更可能是用与人相关的字形,最初造字多是象形,后逐渐会意,在字形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切都是会终于事实的。然而在传抄以及篆刻的过程中,一些笔画、曲笔的简省或是冗余都会对字形产生一定影响,应该存在最原始的“哭”、“笑”字形,这也需要出土文献的佐证。

参考文献

- [1] 杨时俊. “笑”字的字义与构形[J]. 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1).
- [2] 徐力. 狗怎么“笑”[J]. 咬文嚼字. 2006(8).
- [3] 张新艳. “哭”、“笑”源流考[J]. 现代语文. 2008(9).
- [4] 张勇. “哭”字汇释[J]. 黑龙江史志. 2009(12).
- [5] 刘春语. “走”部与“哭”部之据形系联考[J]. 现代语文. 2011(8).
- [6] 张虹倩. “笑”字源起辨析[J]. 中国文字研究. 2012(1).
- [7] 胡虹. “哭”字何以从犬[J]. 青年文学家. 2012(4).
- [8] 冯玉涛 彭霞. 《说文解字》省声字分析[J]. 宁夏大学学报. 2006(3).
- [9] 刘钊. 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A]. 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C]. 吉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许慎. 说文解字(影印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影印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2]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3] 容庚. 金文编(影印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4] 徐楷.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5]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6]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7] 于省吾. 甲骨文字诂林(影印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8] 许慎著. 汤可敬撰. 说文解字今释(影印版)[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19] 汤余惠. 战国文字编(影印版)[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 [20] 季旭升. 说文新证(影印版)[M]. 艺文印书馆. 2002
- [21]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22]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影印版)[M]. 四川: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6.
- [23] 高明. 古文字类编(影印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4] 徐中舒. 汉字古文字字形表(影印版)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5]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二) [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Interpretati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Cry” 、 “Smile”

Jia L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trast discrimination of "cry", "smil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using "shuo wen jie zi" and other exegetical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the shape of characters, summarized the scholars for two characters statement. There are phonetic theory, associative theory, empathy theory and system theory. Xu Shen advocated phonetic theory of the "cry" character. Duan Yucai note that is associative theory. Later the debate started immediately. For "smile" word, there are controversial explanation in "shuo wen jie zi". Due to the lack of more earlier and more materials of the character "smile", the word, the shape of deconstruction is difficult to conclusion. Browsing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11 of Warring States bamboo, finally found the new font of the character "smile".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characters of "cry" and "smil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the create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about human attributes and emotions more likely used the character shape related from person, meanwhile speculating that do exist earlier character shapes, but also need to wait more evidence of the documents.

Keywords: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Cry”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Smile”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Dog”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Yao” Exegesis